

1990—1991 全国优秀 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 (上)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



作家出版社

I 25

Z662

2

32817

1990—1991 全国优秀

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

中短篇部分



XWTS 0013182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1990—1991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

编者：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责任编辑：刘英武

责任校对：彭卓民 马云燕 李超英 祁 斌

装帧设计：张 蓓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922 千

印张：41.625

插页：4

印数：0001—3,000 册

版次：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640-9/I·639

定价：29.40 元（上、下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上 册)

徐 迟

代 序	1
-----------	---

江奇涛

神秘王国的领衔主刀	4
-----------------	---

马役军

黄土地，黑土地（内容梗概）	54
---------------------	----

曹 岩 邢军纪

疯狂的盗墓者	59
--------------	----

燕 燕 张卫明

雪域战神	115
------------	-----

江宛柳

蓝色太平洋	191
-------------	-----

白 描

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内容梗概）	236
------------------------	-----

徐志耕

莽昆仑..... 240

罗 盘

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 453

陈道阔 江 深

人民子弟..... 553

孙晶岩

冲出亚洲的坎坷..... 680

（下 册）

杨景民

黎 鳌..... 704

贾宏图

大森林的回声（内容梗概）..... 788

刘富道

人生的课题..... 792

朱大建

鲲鹏展翅..... 824

王作人 王守义

极光下的梦..... 883

陈忠实 田长山

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回忆..... 947

傅剑仁 张国明

千日养兵..... 971

徐福铎

她的中国心..... 1064

李玲修

- “奥迪”迎面驶来 1084

吴民民

- 留学生心态录（内容梗概） 1099

周嘉俊

- 永远是黎明 1104

郭传火

- 汪洋中的安徽 1122

陈祖芬

- 孔雀西南飞 1164

李鸣生

- 飞向太空港（内容梗概） 1223

蔡子谔

- 原动力的潜层开掘
——刘庄煤矿纪实 1228

献给报告文学的一首颂歌

(代 序)

徐 迟

报告文学是新时期的文学，报告文学是新社会的文学。

《法兰西内战》是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公社文学，《震撼世界的十日》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红星照耀在天空》是第一个人民共和国的文学。报告文学是永远走在文学的前列的文学。

报告文学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文学，报告文学是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文学。

报告文学是报晓的文学，报告文学是曙光的文学。

报告文学是每天早晨的晨报的文学，报导最新新闻的文学；也是晚报的文学，报告每天傍晚的最后的讯息的文学。

报告文学是新的文学，是美的文学，它是坚定信心的文学，它是纯洁信仰的文学，它是崇高信誉的文学。

这是报告文学的时代，在这报告文学的会议上，敬献上对于报告文学的一首颂歌。

(这是作者在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上的发言，题目系编者所加。)



江奇涛，一九五四年生于合肥。十六岁从军，服役于一支防化学兵部队。后调军区，做了四、五年的报社编辑记者。一九八三年底从事专业创作，一九八七年入学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专业创作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雷场相思树》、《马蹄声碎》、《戏剧人生》、《老汤》等，电影《雷场相思树》、《红樱桃》、《马蹄声碎》等。作品曾获第二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七届金鸡奖特别奖、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和《昆仑》、《雨花》、《解放军文艺》刊物奖和多种全国征文奖。

神秘王国的领衔主刀

因果链上的最后一节

我要写的这个人叫吴孟超，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国内最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我这样说，你未必能意识到他对于你的重要。最初别人也是这样对我介绍，可我却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我也属于那种只有等到生病才会想起医学进步的人。

那天，采访之余，我安然地在房间里收看着上海电视台一台的节目，偶然地有所感悟。那时屏幕内正有位歌星将要演唱，而伴奏的小乐队刚刚完成过门，也就在歌星万般柔情地咬出第一句歌词的同时，屏幕下端蓦地快速行进着一行汉字：为了你的健康……起初，我以为是打出的歌词字幕，还在心里嘀咕了一句“这歌词写得好呆板。”很快，我觉出了不对，怎么：“为了你的健康，市政府敬告全体市民不要食用毛蚶……”我明白了，这是穿插的政府公告。自那以后，这则公告反反复复地出

现，其作派很像是个持了一张硬派司的警探，随时随地出入它想要出入的任何一幅电视画面，哪怕是那一对剧中的外国男女并不能从他们的卧床上穿好衣服……

这时间是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上旬。毛蚶正成为上海人民最著名的敌人。在此之前，防疫学家已正式把它确定为一九八八年上海“甲肝”大流行的起因。在那次灾难中，三十万人染上了“甲肝”病毒，灾难引起的社会恐慌波及到全国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身在北京上学的我也被人逼着到门诊所抽去一管子鲜血，查完肝功，证明无事，才被准许同人握手。

祸从口入。上海人嗜好食用毛蚶。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造成了毛蚶的污染。带有“甲肝”病毒的毛蚶连同自身的美味一块儿奉献给上海人。疫情首先在上海蔓延，速度惊人，患者以几何数字递增，并通过交通来往向其它城市传播辐射。“甲肝”的蔓延，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乙肝”的可怕。“乙肝”虽有可能治愈可更有可能不能治愈。不能治愈的“乙肝”病人只有两种前途：一是肝腹水硬化；二是引起癌变。不论具有这其中哪一种前途的不幸者，如果他依然对生活存有希望，如果他渴望要获得更好的医疗，那么，他们都将有可能打听到这个名字——吴孟超，国内最著名的肝外科专家，直到目前，“甚至在国际肝外科手术方面”，还没有一把刀能够达到他那样深邃造诣的。

看上去，这是一个巨大的因果链，而吴孟超则是这因果链上的最后一节，他的身后才是那“沉睡无梦的永恒睡眠”——死亡。

非常遗憾，人们往往只有等到不幸降临的最后时刻才想起他来。

两个人的世界

六十八岁的吴孟超身材矮小，只一米六一，所以越发显得天庭硕大饱满。他出名出在肝上，和他坐在一起，让你老去想自己的肝脏。

他的办公室是间很大的老房子，曾作为侵华日军的一所伤兵医院，没有供暖设备，坐在里面背上总觉得有些凉飕飕的。

吴孟超与我说话的时候，手指不断地握住又松开，松开又握住，一俟我仔细地去看他那双手时，他竟敏感地顺势将它们插进了上衣口袋里了。这样一来，他整个身躯内都充满了躁动，仿佛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站起身来扬长走掉。他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说完了自己六十八年的经历，简洁得一如干部履历表，几乎不容你插话，不受你情绪的暗示，兀自径直地沿着他所喜欢的定式一路走下来，倒也清晰明了，毫无废话，优缺点齐备，伴之肝脏外科从无到有的发展史。与我同时采访的还有两名《中国教育报》的记者，结束谈话的时候，我听到她们在小声地嘀咕“他谈的什么？与我们没关系嘛！”事先她们与老头子打过招呼，要他谈点“如何治学”的。我有点幸灾乐祸，早有人对我打过招呼，老头子性子急，不能有所苛求，他做一例胆囊摘除也才一小时，其手术之快捷简练令人叹为观止。

其后，我在军医大耐心地等候了十四天，终于得以与他单独谈话。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是“两个人的世界”，三人以上便少有真诚，当然，阴谋也最初始于两个人之间。

在等待教授期间（他是个“飞来飞去”的人，头次谈话的第二天他要去北京开会，第二次谈话的前一天他从北京归来，却已预订了第三天的去福州的机票，他得去抢救一个病人），我展

开了一系列的“两个人的谈话”，与教授的妻子，女儿以及十二个教授身边的教授、副教授、博士生、护士谈话。以致教授再次见到我的头句话便说：“他们都对我说了，我在想，这个作家挺能钻呀……”

当晚，我与他一人一杯茶，在他家中的一张方桌前对面坐着，从七点半一直谈到十二点半，末了我只能从招待所尖利的金属栏杆上翻进去。

医学是爱人的

外科手术室有气味吗？

我不懂医学，又不能装作很懂的样子朝人家问一些太深奥的医学问题。我打定主意要从医学的 ABC 问起。假如有人想从我的文字中去学习医学，我会劝他们直接去图书馆，翻一翻田教授编著的《肝脏外科学》。

被我询问到“气味”的那名博士生，仔细想了想，结果说，他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气味。

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手术室内从来都戴了只有着十六层纱布的口罩的缘故吧。手术时候其实是有一股浓烈血腥气的。

手术室的环境色调是以蓝、绿为主的冷调。近来手术衣帽已由白色改为绿色，这是因为血在白色上显得十分的刺激，而在绿色上就不那么显眼了。我之所以关心这些细节，是因为我想到我这篇文字的主人翁常常出入此间。最多的一天，教授同时做过四台手术，三个肝癌一个胆囊癌，据说，教授从这个台跳到那个台，其情形极像有一回电视里头聂卫平在某个厂矿同时下九盘棋那样的“有肝有胆”。

我惊恐世界上有那么多生癌症的，无影灯总在凝重地强调

这一冷峻的事实。教授领导的第二军医大学肝胆外科到目前已进行过一千六百多例肝癌切除手术，这个记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提出用高技术的医学仪器来换取长海医院切除下的“肝癌标本”，这一要求既带有对你医学水平的认定，又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淡淡的忧患。

无影灯投下炽亮而顽强的光芒。它常被人们作为医学的象征物加以颂扬，其实，没有人愿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无影灯如若安装在一间卧室里，那会有一种让人找不到身影的恐惧——这倒是手术外科理想的工作境界——找不到自我。

是的，一张手术被单罩住的患者是没有社会背景的。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也不是孩子，手术者眼里只有切口。一刀下去，先是显露出黄色的皮下脂肪，然后便是裂开的肌肉。至于你是否漂亮，是否有钱，是否托了院长的关系……他全不去想。

医学的这种境界其实从手术者进入手术室大门就开始了的。手术前，手术者需将自己剥得只剩下一条贴身的裤衩（六十八岁的教授也不能例外），换上手术专用裤衫。那是种无袖衬衫，整个膀臂赤裸着。他开始用水清洗自己的手臂，并用肥皂涂抹洗拭。接着，他得用一只消毒过的棕刷，将自己从指尖到大臂的弯转部位刷得通红，所有的毛孔指甲缝都不放过——外科大夫决无留指甲习惯的。五分钟后，他得另换一把消毒过的刷子，在清水里重新再刷上一遍。末了，他得把双手放入百分之七十五的酒精里静静地浸泡上五分钟，拿出后，双手必须悬空举在胸前，不得靠口腔太近，以免呼气污染上去。这才走进手术间。此时，护士会递过由后背开口的手术衣，术手者双手拎住其领部，一抖，随即高高地往空中一抛，手术衣撒开下落的同时，术者双手已顺势插入袖中。护士紧接着在你身后一顿，

替你系上带子。你这就去戴那双乳胶手套，并用生理盐水冲洗掉手套上的滑石粉，以免落入病人的腹腔，引起腹膜炎……

如此烦琐的程序必须每次枯燥地重复，其超常的无菌观念一如法律般的威严。而医学拯救生命的道义正是从这些最细腻柔情中开始了。世间上，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医学其实是始于爱人。

有关手的美学

我听说过一位著名的妇产科主任是如何挑选她的助产士的：

那是一个信奉基督的老太太，有一双纤长美丽的手。每每新分医院来的姑娘们在走廊上挤作一团，叽喳说笑的时候，老太太便会儒雅地走到她们中间，带着耶稣降生时的原始宁静，打量她们其中的每一个人。她看中的常常是其中最美丽的，而判定标准则是看姑娘的那双手。这是有道理的，人体骨骼的对称决定了人的四肢发展其实是匀称的——一个手型美丽的女人，身段也必然是美丽的。老太太看手的方式也特别，她一定要拿起姑娘的手，将其轻轻地贴在自己的手上比试，如若满意，她会对那姑娘说：“丫头，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助产士？你将是新生儿降临人世所看到的头一个人……她应该是像你这样美丽的人！”

医学的境界有时是如诗一般美丽的。

我的采访对象没有一个不是不从事医学的，自然，我也请他们都伸出手来，让我看了。我发现，所有人在伸手的瞬间都表现出一种不安和羞涩。手的世界竟如此料想不到的敏感和奇异。没有一双相同的，看上去都很和谐，反而让我没了判定标

准。我只能挨个地将它们赞美一番。

吴孟超的手很小，但手指并不短。这使他在病人腹部划出的刀口要比别人小些，天然省去了病人的一些痛苦。外科主刀的手都保养得很好，只有在拇指和食指上有少许老茧，那是长年套扣手术钳剪时留下的。非常奇怪，六十八岁的吴孟超写字肘和右手一个劲儿地打颤，可开刀的时候却一点也不抖。他下刀很准，手的控制力极好，兼有男人的力量和女人的精确度。

手术，是“手”的艺术，古老的外科手术业是智力与体魄的合金。外科手术医生一般都很“帅”，这一点，我已从吴孟超的那八九个学生身上看出来，他们几乎一个个都是极标准的男子。

医学是很讲“年资”的。吴孟超的副手、肝胆外科副主任陈汉教授算起来，也是吴孟超的学生。这位“协和”八年毕业的教授身高一米七八，儒雅，魁伟，仪表堂堂，能讲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完全看不出他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这位高大儒雅素质极好的教授自一九六〇年被吴孟超挑作自己的助手以来，三十余年过去了，他竟一直忠心耿耿地服务于自己那位矮小的老师左右，甘居人梯，全无半点叛逆之心，这都不能不让我对他肃然起敬。同时，也让我感觉到吴孟超在驾驭人事方面的高深造诣。陈汉告诉我，这一切都与当年协和“宝塔式”严格教育制度有关：鼓励竞争，却又崇尚强者。医学的要旨不在于出人头地，而在于爱一切人。他说，当年的“协和”，钢琴和古典文学都是必备的教程。所有进入协和医学院的预科生都须经一个叫“Miss Born”的老处女的面试谈话。“Miss Born”与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关系很好，司徒雷登每次来北京都要去看她。“Miss Born”曾在中国发

现过一只长胡子的青蛙，以后这种青蛙就用她的名字命名了。就是这个“Miss Born”决定了你能否进“协和”，能否成为一名医生。陈汉至今记得他去见“Miss Born”的情景，“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光线很好，从我一进门，她的眼睛就没离开过我，她拼命盯着我的五官，从头到脚的打量，一边用英语问这问那，所有的问题看上去都有点心不在焉，不过是要看你的天资反应……七八分钟之后，她说，‘你可以做医生’，随即在一个什么表格上签了字……她似乎完全凭着对你的直觉。她把自己放在一个病人的角度，觉得你应该给她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对于四十多年前，美国人挑选“协和”医生的古怪做法，我不难理解。世界民航史上第一位“空姐”不也是美国人想出的吗？美丽的空中小姐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旅客在搭乘飞机时的恐惧心理。比如，我这个人就是做不得医生的。很脆弱，对手术外科有种生理上的排斥感。我怕见同类血淋淋的脏器。那次在前线，边上就有顶手术帐篷，恰好有两名雷伤的侦察兵送到，有人拉我去看手术，我死也不肯从命。后来那人回来对我细致地描绘医生的双手如何像整理绳子似地在一堆肠子里搜索弹片，断肋钳是如何折断小伙子肋骨的，那颗心脏又如何如何在医生的手上噗噗跳动……我让他决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已感到胸口有种“物伤其类”的揪心疼痛。

手术外科无疑是医学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项。也无疑最能体现男子气魄和胆略。第一位敢于将同类的尸体以利刃剖开，探索其中奥秘的人是伟大的。有了他，人类今天才得以像拆修汽车那样熟练地拆修自己。

“我喜欢手术外科，因为它符合我的个性！”

我记得吴孟超说这话的时候，目光照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他